

张曦娜 / 报道

中国史与东南亚华人史重要学者王康武教授，上个月出版回忆录《家园何处是》及《心安即是家》。上卷《家园何处是》回首影响他一生至深的少年时代，讲述他19岁之前在马来亚和中国成长、求学的经历；《家园何处是》中，王康武穿插母亲丁伊临临终前交给他的手稿《略述我五十年之回忆》，那是丁伊用工整的小楷为儿子写下的回忆录，述说作为母亲的她想让儿子知道的人生故事。下卷《心安即是家》由王康武教授与夫人林姆婷合著，书中除了述说自己这一路走来的学术研究之路，也回首两人从同学发展成恋人、夫妻，以致数十年来相互扶持的生活点滴。

留下历史之必要

午后在国大武吉知马校园内的东亚研究所访问王康武教授，1949年，年仅19岁的王康武从怡保南下新加坡就读的马来亚大学，也就是坐落在这个校园里。

上个月刚过90大寿的王康武教授，在会议室里谈起自己的这两本回忆录，神情愉悦而开朗。他说，《家园何处是》原稿原是他为孩子们写的“在怡保的成长故事”。在之前，他的夫人林姆婷已经为他们的三个孩子写了她自己的故事。

王康武说：“夫人姆婷完全是为孩子而写，当时孩子们都已经四五十岁了，他们看了很有兴趣，过后还告诉我，他们也很想知道父亲的故事，在孩子们一再要求下，我也觉得应该把故事说出来，让他们知道，离开怡保之前，我的世界是怎样的，因为很多事情都变了。我写的时候，孙子也已经十几岁了，这样也很好，两代人都看到我的故事。”

王教授说：“后来之所以决定出版这两本书，也因为有一些朋友知道我为孩子们写的故事，建议我将这些故事出版，因为这也鼓励其他人将自己的经历写下，尤其是外地长大的，他们的父母亲不讲，孩子不问，渐渐的故事也就遗忘了。我回新加坡后，发现新加坡从来不重视历史，不讲过去，不鼓励读历史，只讲现在和未来，于是我开始觉得，也许人们也会对我为孩子写下的故事感兴趣，因此将原稿又做了修改和补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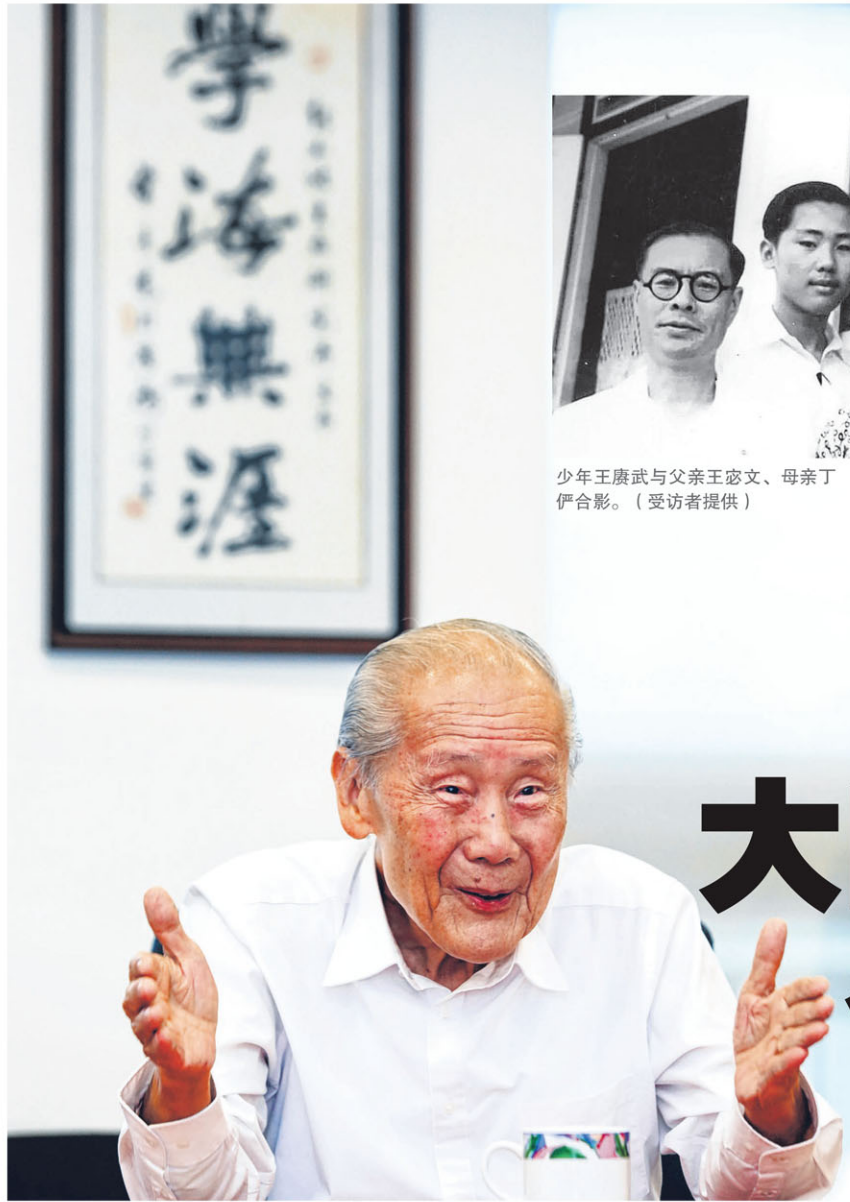
王康武教授原本写给孩子看的《家园何处是》仅写到他19岁的时候，从南京回到怡保，又离开怡保到新加坡就读马来亚大学为止。但听了朋友的建议后，又继续回首过往，完成《心安即是家》。《家园何处是》英文版“Home Is Not Here”于2018年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（NUS Press）出版，今年10月，中文版《家园何处是》《心安即是家》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）与英文版的《心安即是家》（Home Is Where We Are）同时问世。评者认为，这两本回忆录，“既是王康武的个人回忆录，也是历史文献。”

身份认同身不由己

王康武教授说：“我的故事真正的起点，是我们一家三口试图返回故乡中国，但最后只走到怡保，抵达英属马来亚。”

王康武1930年出生于荷属印尼泗水，父亲王宓文当时是泗水华侨中学校长。王康武一岁多随父母移居马来亚怡保。王宓文先后在印尼泗水、新加坡、马六甲多所中学担任教师或校长，二战后曾担任华文学校联合帮视学官，退休后出任宽柔中学校长，一生致力于新马华校教育。

一岁以后在怡保长大的王康武，到了入学年龄，不像其他玩伴一样进入华校读书，而是进了英文小学受教育，放学后则在父母母亲的亲自教导下学习儒家经典，四书五经。王教授自小就知道，父母最初无意在南洋久留，一直梦想着返回家乡，这也是那个年代普遍可见的“华侨”心态。《心安即是家》卷首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在我的成长时



王康武教授的回忆录原写给孩子看，后来再出版。（萧紫薇摄影）

期，心目中的家园就是中国，我的父母来自那里我们最终也要回到那里去。”但因为战乱、时局的变化，一直到了日本投降后，王家才迎来回家的时机。当时霹靂州政府宣布补发欠薪给大部分官员，王宓文在1946年初拿到这笔钱，因此有足够回中国的旅费。对于从怡保启程前往南京的这一段过往，王康武写道：“我不太记得自己到底对离开怡保前往未知之地作何感想，但体认到心里掺杂了认命和犹疑。”

1947年回返中国时，17岁的王康武考上南京的中央大学外文系，父亲却由于已久居南洋多年，无法习惯南京的气候而生病，母亲只好陪同身体不适的父亲回马来亚，不久国共内战爆发，中央大学被迫停办，王康武最终在父母催促下，于1948年年底万分无奈的坐船返回怡保，那时大学二年级刚开课不久。王康武因此感叹：“我心里常常思索自己之所以这么抗拒，是否因为知道现在一旦离开，往后或许再也不可能重回中国生活。”

父母亲回家乡的美梦破灭之后，王康武教授说，为了完成被中断的学业，他在父亲的建议下，选择就读于新加坡的马来亚大学，但当时的入学条件是必须有英属马来亚国籍，他只好申请成了马来亚联合邦的公民。

《家园何处是》说了他个故乡成故乡的故事，说的虽是王家家史，却反映20世纪初期，移民南洋的那一代中国人的故事，他们的民族认同是如何在时代的播弄下，逐渐改变、形成。

《家园何处是》叫读者思索的其中一句话是：“怡保教会我没有恒常不变之事，变动随时可能降临，人们可能轻易就被从根源剥离。”

访谈中提起这句话，王教授说：“我从小就有这种感觉，我想一般华人都有这种感觉，社会、家庭、人事、人际关系都不停地在变，一直到后来，做学问的时候才明白，许多华人都信奉《易经》，《易经》的基本概念是，变是最自然的，世间万物没有不变的，而且不断在变，这是

很自然的一件事。重要的是不要害怕变，变不一定是可怕的，变是一种动作，可以变好，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，更圆满，但要去适应，要应付，所以变这个概念很有意思。”

为马来亚文学而写作

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王康武教授早年与文学结缘颇深，还在马来亚大学读书的时候，就出版过英文诗集。这个缘分开始于一趟从怡保南下新加坡的夜间火车上。

王教授回忆，马来亚大学开学的时候，从马来亚北部各州来的学生大多数乘搭同一班夜间火车，他就在夜车上遇见来自檳城的高年级学长林必达。闲聊的时候，林必达问他是否喜欢英语诗歌，两人交谈之下，林必达因为发现王康武对文学的认识与爱好，很认真的建议他写诗。

认识文学造诣很深的林必达之后，王康武渐渐对马来亚认同，以及马来亚文学有概念。当时只是后殖民地时期一名大学生的王康武，第一首诗是在一个失眠的晚上，坐在宿舍外面的台阶上写下《月下静思》（Moon Thoughts）。

王康武说：“林必达看了我的诗之后，不但鼓励我继续写下去，后来还用打字机打出我的12首诗，出版成诗集，书名叫《脉动》（Pulse），在1950年4月正式面世。我也就这样成为一些同学心目中的诗人。”

没有想到的是，报纸不但报道《脉动》的出版消息，还肯定这是“新加坡出版的第一本诗集”。对于这本诗集，王康武回忆：“我受现代英国诗人普遍使

用的自由诗体的影响，尝试抓住马来亚社会的华人、马来人、印度人和欧亚人混居的一些特色。我们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语言，就把马来和中文词汇放在英语句子里面。我们还认为，不应该只使用英语的口语模式，还要设法使用本土的方言和口音。”

回首过往，王康武说：“林必达鼓励我写诗更大的意义是引起我对‘马来亚文学’这一概念的兴趣。他们让我知道，一旦英国人离开马来亚，马来亚要成为真正的国家，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学，这让我们思索，新国家会有什么样的文学？”

历史：通向宽广视野的窗口

虽然喜欢文学和写诗，但在学术研究上，王教授最终没选择文学，而选择了历史。

“回想起来，我选择历史有两个原因，一是我自己喜欢历史，二是我在认识新马来亚环境时学到的经验。”在王教授看来，“历史是一个通向宽广视野的窗口，与现实有关的所有过去的事物都包括在内。我在学习成为历史学者时，一直关注的是与现实相关和互动的各种人物和事件的渊源。”

王教授也以“海外华人研究”享誉学界，但在早年，他研究的是中国历史。王教授特别提起他的硕士论文，写的是南海贸易，并于1958年出版《南海贸易：早期中国与南洋贸易史》。

王教授坦言，他开始思考论文题目时，考虑到如果研究近代史，原始资料只能大部分依靠西方和日本，但他不想论文的主要资料来自非中国来源。而他又希望研究中国历史，于是开始搜



少年王康武与父亲王宓文、母亲丁伊合影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

王康武与夫人林姆婷合影于2019年。（档案照片）

刚过90大寿的历史学家王康武教授，上个月出版回忆录《家园何处是》及《心安即是家》。

这两部回忆录也是大时代的见证，两部回忆录最耐人寻味的，是王康武在不同章节，不只一次描述他对“家”的领悟。最后，他认同夫人林姆婷所说的：“我们住在什么地方，那里就是我们的家。”

大时代的个人历史

王康武谈回忆录

《家园何处是》及《心安即是家》

寻具有丰富中国来源资料的近古史题目，在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后，他知道现代学者如何从早期的中国记录找到材料，重建早期东南亚历史的关键部分。同时，他也发现，“欧洲学者利用考古、建筑和碑文材料阐明那些深受古印度思想影响地区的文化。来自印度洋的美学遗迹与中国贸易带来的产品交汇混合，尤其令我着迷。”他还觉得，在整理各种历史文献时，还可以“学到更多以马来半岛为中心的地理知识”。这加强他往这方面研究的决心。

访谈中，王康武教授特别提起本地两位历史学家许云樵与陈育崧，至今仍感念他们两人在他的学术研究刚起步的时候，都给他帮助。

王教授说：“许云樵在当时给我宝贵的建议，告诉我怎样去搜集古代的印刷资料。陈育崧是收藏家，收藏很多中文书，他让我使用他的私人收藏，后来大学设立中文系，首任系主任贺光中很快建立起非常好的典籍图书馆，这使到我能够及时加以利用。”

王康武教授195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，博士论文同样研究中国史，主题为五代时期的政治，论文题目为《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》。

心安即是家

王教授一生“四海为家”，因为求学、教学的关系，他辗转居住过的城市包括怡保、吉隆坡、新加坡、南京、堪培拉、香港、伦敦，担任过马来亚大学教授、历史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。1968年后，他任澳大利亚国立

大学教授、远东历史系主任、太平洋研究院院长；香港大学校长。自1996年起，王康武及夫人长居新加坡，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创院主席，并曾担任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和国大东亚研究所主席。

读《家园何处是》及《心安即是家》最耐人寻味的其中一部分是，王康武在不同章节，不只一次描述他对“家”的领悟。在《家园何处是》，王康武回忆少年时代自己对家的看法：“怡保是我父母居住的地方，父母所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。”在《心安即是家》他认同夫人林姆婷所说：“我们住在什么地方，那里就是我们的家。”

他也在书中有感而发说：“50多年前，我们离开吉隆坡前往堪培拉。我们总是被问起，我们认为自己的家在哪里。由于我们永远无法确定，往往回答说，家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，也是所有我们感觉像在家里的地方。”

访谈中，王教授说：“怡保好像最接近家的感觉，其实又不是，因为怡保没有亲人在那里，也没有房子。”

在《心安即是家》最后一章，王康武教授为自己，也为读者发出这样的问号：“我们在澳洲住了18年，是否在那里找到了家？家一定是一个国家或城市吗？譬如我们已经住了将近十年的香港？或者家是我们居住了24年以上，具有独特的多元文化的城市国家新加坡？或者家是这所或那所房子？确实，我们住过一些非常舒适的房子，包括我们在新加坡的公寓。”

（王康武的谈话录与文学创作，见第3版）

早报悦读@NLB
讲题：寻找身份认同的归宿
日期：11月6日（星期五）
时间：晚上7时
主讲：王康武教授

本次早报悦读@NLB以预录形式通过《联合早报》面簿首播，请上面簿搜索“联合早报”页面并点击关注，在节目开播时段上网观看。